

化作千風

一個人怎樣處理自己的後事？可以是十年後的考慮，也可以是一轉身就要面對的問題。

我婆婆去世前，每次長居海外的子女回家探望，都會帶著全家去為她找灰骨龕，我們也陪著她像找房子一樣，細看每個龕的位置是否景觀寬敞，光線充足，左鄰右里的照片是否面目友善，千萬要避開惡鄰。好不容易才找到大家都認為合適的，婆婆也就十分放心地再也無後患之憂了。

公公病重時，沒有人敢與他談死，更難以提到身後事，也不管他身前多麼討厭繁文俗節，身後完全任人擺佈。家族有一種迷信，認為人在彌留前必須穿上壽衣，才會為子孫帶來福氣。因此在他臨終時，家人手忙腳亂的為他更衣，只見他眉頭緊皺，滿面的不耐煩，連安靜地離去的權利也被奪取了。

最近朋友從網路上轉來一篇葉金川寫給子女的書信，吩咐下一代怎樣為他安排後事。葉先生是台灣前任副市長，也是著名的登山專家，登過不少名山大川。他認為一個人如果能在「生前」頭腦還清楚的情況下，讓配偶子女都了解自己對生命盡頭的態度，應該可以減少在急救或處理喪葬時家屬面臨的掙扎與糾紛。

這篇文章很值得我們思考，也許灑脫的人生應該就是如此吧！

「必然有這麼一天『葉家宴』不會一直開，天下宴席總要散的。根據生命表，19 年後我必須跟大家說再見，但可能是下一刻，也可以是 38 年後；就怕還沒準備，匆忙間上路，重要的忘了說，不如現在說個透徹。

兒子們，記著：

如果我沒法醒過來不要串通醫師凌遲我！我想活得精彩、走得帥氣，不要管子，有氣切管、尿管、胃管，怕走得牽絆；停止維生治療吧！多拖幾天 並不會增添我生命的色彩。

心臟升壓劑、洗腎、葉克膜省省吧！健保都快倒了...。

能用的都送人，心肝應還是好的；有了我的心可以登高看更遠！有我的肝酒量不會退步！至少眼角膜、骨頭可以用，腎臟最珍貴，我腎沒有虛。

兒子們，孝順爸媽要趁現在！我走了後孝順就成了做樣子、給外人看的；

所以追思葬禮省了，墓園、墓碑也不環保，偶而將爸爸放在心裡就可以了。

骨灰火化後，混合飼料丟在七星潭餵魚！留下一小撮帶到合歡北峰，灑一點點就好；記得帶你們的媽咪來陪我，在她百年後，雖然有時嫌她嘮叨，但沒人唸了倒是有些不習慣；有老伴很幸福的，感恩啦，老婆。

親朋好友們：不用來，沒追思會，白包也省了。如果堅持要付，預付可以打六折，我現在要用。網路上留有我的語錄，還有給大家的真心話；沒事上網看看也許會有新啟示。

想我的時候來合歡北峰！能來，任何時候都歡迎，但四到六月最好。看看高山杜鵑，帶來香檳，別忘了高腳杯，我喝酒可是要有規矩的；

可以教你們看星座：天蠍心宿二、牛郎織女天津四、獵戶大犬、冬季正三角。不會看？可別說是我山友，這樣我多沒面子呀！

我可以接受不爬山的山友、不騎車的車友、不喝酒的酒友、就不能忍受——看不懂星座的山友！

我一生清風，但求化為千風，了無遺憾。

愛你們的葉金川」

葉金川的書信在網上常有轉載，這一封是我最喜歡的版本。一個人要活得精彩不難，要死得瀟灑就很不容易。專門作臨終輔導的家庭治療師 Ruth Moore 在自己臨終前，把親朋好友都請到床前，對他們說：「我知道我死後，你們會來追悼，不如趁我現在還活著，就告訴我，你們會說些什麼？」Ruth 就是這樣不但參與而且主持了自己的追悼會。

我不知道臨終前聽別人對自己的歌功頌德，是怎樣的一種感覺。對我來說，那絕對不是一件有趣的事。我想 Ruth 也不是真的想聽友好的追悼表揚，她只想在離去前，有機會與自己親近的人最後相聚。

這種想法很浪漫，只是人在病重時，大都力不從心，不一定有精力處理如此情緒高漲的道別。有人留了一瓶八二年的 Chateau LaFite，一直想找個值得慶祝的機會開瓶，等到病危時，想與友好最後一次分享，卻再也來不及了。人的一生，真的可以控制的事物不多，尤其在彌留之際，人人都手忙腳亂，情緒失控，千言萬語也難言了，又何來對酒當歌的灑脫？尼采的宿命論，認為人的出生，就是注定步向死亡，如此說來，葉金川的未雨綢繆，是個明智之舉。當然，怎樣處理後事，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價值觀，不一樣的期望。我看過一部意大利導演 Fellini 的電影，整部影片都是描寫一個喪禮，一艘大帆船，載著各式各樣的人和動物；一頭大象，一群猴子，穿梭在七彩裝扮的小丑、黑白服飾的修女、還有 Fellini 製作中經常出現的一位超胖女仕當中，你追我逐。整個過程好像參加了一個混亂的馬戲團，或是一個彩色繽紛的嘉年華會，也不知道誰是主人，誰是客人，甚至誰死了。鬧哄哄、亂糟糟，在一片悠揚的女高音歌聲中，揚帆出海！

片名我忘掉了，但是影片內的境界卻歷久不忘。如果我死了，這將是我理想的送行。當然最好還要加上美味的食物，把家中藏酒及山珍海味都全部帶上，為各人提供一頓歷久不忘的美饌。我自己難免無法再好好品嚐，一別紅塵，且留一番滋味在人間！